

此山中

鄧達智

架空的西鐵劃過新界西北充滿山色的平原，這片地貌筆者自小再熟悉不過。都變了！

鏞記，再見鏞記！

沒問題，

是存在，效率奇低。留不住的歷史，爭不回的道理公平。



甘老太與次子甘禮禮。 作者供圖

隨想

興國

不知有沒有專書，把唐詩分成類別來出版？比如寫四季春夏秋冬的詩，編成一集？比如和昆蟲有關的唐詩，也編成一集？

唐詩中的昆蟲

興國

以蟬為題的，記得有賈島王的《在獄詠蟬》和李商隱的《蟬》。以蟬來寫環境和內心的哀愁的，有王昌齡《塞下曲》的「蟬鳴空桑林，八月蕭關道」，以及孟浩然《秦中感秋寄遠上人》的「日涼風至，聞蟬但益悲」。

雙城記

何冀平

今年紀念焦菊隱先生誕辰一百一十周年，北京做了一件大事。王府井大街東，相距首都劇場步行十多分鐘，北京人藝的「一間劇場」菊隱劇場落成開張。劇場分上下兩層，整體風格與首都劇場統一，除有專業劇場外，還兼具講座、藝術沙龍、文化交流場地。它由北京人藝的創始人之一，奠定人藝風格的總導演焦菊隱先生命名，是內地首座以戲劇導演名字命名的劇場。

菊隱劇場（上）

之前，《趙小蘭》是在一間電影院裡演出的。北京人藝剛成立心氣高，很快排出一台大戲，也只能在東安門大街的一間

從屠呦呦的擔心想起

中國科學家屠呦呦近日出席2015年諾貝爾獎頒獎典禮時披露，她很擔心瘧疾在下一個十年可能氾濫成災，希望通過努力盡可能地延遲「瘧疾對青蒿素產生抗藥性」。

電影萬歲

電影其實不只是電影。它同時是情緒和荷爾蒙的運動，理想和激情的重訪，更是人生一些熟悉的片段的重組。看《哪一天我們會飛》，便暢快地流淚，縱使啼噓是那麼輕輕的一點不嚴重，也是同時在告訴自己原來我們對一切都是逆來順受了，對失去已成習慣，心靈蘊積了厚層。但看好電影之所以愉快，是因為它的組織，比渾沌和意義模糊的現實生活更見焦點，更見深刻。

翠袖乾坤

事情可是嚴重的。少年時代誇口，說不能接受不喜歡音樂的人；後來愛上了各式各樣的電影，便又說不能想像天下間有不想看電影的人。

古今談

如果你的小孩子放學之後，就關在房間裡，經常上互聯網，並且發表帖文，久而久之，一定變得非常激進，說不定有一天會成為「傘兵」。如果更壞一點，很可能成為有恐怖主義傾向的宅男。

剝頸之情

Michael 在是次講座中告訴觀眾這三個角色在她的生命中的原型人物，原來正是她、狄神父和趙家友。一天，當 Michael 的兩位姐姐帶來不幸的消息——她的小弟弟患上癌症後，Sara 當晚向主禱告，希望自己可以替代 Michael 死去。翌天，當她跟狄神父（當時他仍是修士）提起自己的禱告時，狄神父非常訝異地說：「我昨晚過得怎麼快？我好像在上月才到聖德肋撒堂參加陳尹登博士當修女的金禧誌慶儀式，原來已經是另一年的事情了。最近她又回港了，我和她於另一個她生命中重要的地方相逢——香港中文大學，因為她在這間頒發她人生第一個學位的大學中舉行一個藝術心路歷程講座。

十五歲少年成為恐怖分子

澳洲的警方最近展開反恐行動，拘捕了一些疑犯，其後從檢獲的電腦裡面，發現疑犯計劃襲擊悉尼的政府建築物，於是透過跟蹤和電子監控收集情報，最終鎖定五名製作文件的分子。ISIS 徵聘聖戰分子，以年輕人為對象，他們一般有一個招數：「是以美色作為引誘，使人加入組織後，會有很多伴侶；一是他們有很多殺人武器，供年輕人使用，說非常刺激。年輕人好奇，很容易會受騙上當。警方最近拘捕了有一「紅髮聖戰士」之稱的十七歲少年埃爾米，發現恐怖主義者愈來愈年輕化。現在的互聯網遊戲、互聯網的討論帖，充滿了暴力的東西，青年人沉迷下去，很容易喜歡暴力和激進，誤入歧途。

小蝶

時間過得怎麼快？我好像在上月才到聖德肋撒堂參加陳尹登博士當修女的金禧誌慶儀式，原來已經是另一年的事情了。最近她又回港了，我和她於另一個她生命中重要的地方相逢——香港中文大學，因為她在這間頒發她人生第一個學位的大學中舉行一個藝術心路歷程講座。

演藝影

之後十年，狄神父到了西岸工作，但與 Sara 常因工作見面，大家都很珍惜每次的聚首。一次，當她與狄神父見面後兩天，狄神父打電話給她，再次為她帶來壞消息。他說：「我昨天拿到我的身體檢查報告，我想你是第一個知道這個消息的人：我患了胰臟癌，僅餘兩至三個月壽命。我昨晚晚睡在想：「你大概已經走了十年前曾經為 Michael 禱告，願意為你死的一事。」Sara 回答他：「我已多活十年，我自己也曾這樣問自己：若換上患病的是你，我是否同樣願意為你死？我的答案是：無論什麼時候，我也會這樣做。」不久，Sara 要到香港工作四年，在臨行前陪了狄神父三天。當她剛到港履新時，狄神父離世了。Sara 哀傷地說：「我活下來了。又過了七年，生活中充滿著驚濤駭浪。不過，我在最漆黑中沒有忘記我曾經這樣愛人，也曾被這樣愛過。」